

天
府
廣
記

天府廣紀卷之九

帝王廟

帝王廟在阜城門內大市街之西永樂遷都北京諸祀畢舉惟
帝王無廟嘉靖十年中允廖道南請改大慈恩寺興辟雍以行
養老之禮撤靈濟宮徐知謹知諤二神改設歷代帝王神位仍
配以歷代名臣禮部復言今園子監乃祖宗以來臨幸之地恐
不必更葺梵宇舊址重建辟雍惟都內善佛寺係元人濫割敗
壞風俗相應毀去靈濟二神當時已嘗罪名敕園宜撤去但所
在窄隘不足以改設帝王寢廟宜擇地別建得旨邪鬼淫像可

使毀之帝王廟工部其相地卜日興工于是工部銷毀涵儀會
官相擇帝王廟地因阜城門內保安寺故址舊為官地改置神
武後衛而中官陳林禦其餘為私宅地勢整潔且通西壇可晴
還而為新之詔可遣工部侍郎錢如京提督工程名景德堂堂
之殿東西兩廡南砌二壇壇後為祭器庫前為景德門門外
東為神庫神厨宰牲亭鐘樓又前為南衙門東西三坊曰景德
洪武元年祀三皇用太牢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四年令
天下立三皇廟歲春秋祭已而祭於陵是年命禮官參考古
帝王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名臣從祀六
年上從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合祀非禮乃別立帝王

廟同堂異室祀三皇五帝禹湯文武漢高先武唐高祖太宗
宋太祖元世祖其宇成賢居今所在有司祭於陵七年聖帝
王家冕坐像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如冕服二十
以武成王從祀去王號二十一年禮官擇歷代名臣始終全
節者三十五人請從祀上曰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本
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宜祀本華黎安童并伯
顏阿朮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又曰文王雖
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也可勿祀祀於陵
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帝又增
帝王壇於大祀殿以孟春從祀天地惟仲秋祭於廟嘉靖九

年罷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上不從令建廟京師
以歲仲春秋祭罷南京廟祭十年春祀之文華殿是年廟成
殿中奉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東奉安帝
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西奉安夏
禹王商湯王周武王又東奉安漢高祖皇帝漢先武皇帝又
西奉安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東廡則風后
皋陶龍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曾參為一壇西廡
則力牧董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為一壇
東之次則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兵飛許遠為一
壇西之次則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

張廵木華黎為一壇從祀是年上親祭修撰姚洙請罷元世
祖并從祀之臣木華黎等禮官議不可給事中陳棻偃言之
乃罷凡歲仲春秋太常寺題請遣大臣一員行禮四員分獻
凡子午卯酉之秋上傳制遣樂舞生祭於陵其年罷秋祭昔人
議罷唐高祖而祀太宗為非者謂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
義旗之功皆由帝旨大郎二郎尚未軒輊及入關東討秦王
力雖多然身係嗣胤何殊捋帥禁門之舉不無遺議焉而遽
謂功蓋彼出羅父祀子靈豈無知至于後祀云者以臣事居
耳中興諸君未聞俎豆而其臣儼然且仲虺列於見知甘
盤稱為奮斧梁公之伐遠過西平淮陰之寬有同武穆而會

彼取此義復何居也

附載

幽州古有虞舜廟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八月重修韋稔撰頌
顏頤楷書其碑至元時尚在傳以為顏真卿書謂之復廟碑
元人秋澗王惲有大都復虞帝碑記甚著靈異

元世祖廟在皇城西金城坊洪武十年以世祖有功德于燕
土不可絕其血食命建廟有司歲時致祭正統四年五月復
命順天府重修至京師帝王廟始置其祭

三皇廟在太醫院之北名景惠殿永樂中建前為景威門門
東為神庫西為神廚中奉安伏羲神農黃帝皆南向以勾芒

祀融風后力牧氏配以佶貸李思史區天師岐伯愈跗白高
少俞少師相君太乙雷公馬師望伊尹神應王扁鵲倉公淳
于意張祝東廩王叔和華陀皇甫謐巢元方抱朴子葛洪吳
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敬玄子玉冰錢乙朱鎰劉元素張元
素李果朱彥修西廡從祀歲仲春上甲甲屬東方
木收生氣日太常寺
題請遣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仲秋上
甲如之嘉靖初復建聖濟殿於內以祀先醫春秋祭同三皇
而以太醫院主之二十一年以太醫院廟割泮隘蕭稱命展
拓今廟隨從禮官議增從祀佶貸李等二十八人隆慶四年
禮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繼天立基功在萬世詎止一醫哉

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以明正統之有自又祀於文華東室以邇道統之相承可謂禮義備具矣乃又雜之以醫誦之流使其坦且亦瀆而糞乎又配之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安取義乎且公署中止宜有祠不宜有殿景惠殿之設於醫院已非其地矣而况聖濟殿之所祀者不過先醫遣祀者不過醫官耳乃醫院則祀以三皇遣以部臣何內外互異而輕重失倫也臣愚謂宜存其祠字裁其瀆祀俱違太醫院官止祀先醫一如聖濟殿之禮於名義為稱可以遵行尚書殿士儆

文廟

文廟在城東北國學之左元太祖置宣聖廟於燕京以舊樞密院為之成宗天德十年京師廟成明太祖改為北平府學廟制如故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孔子廟奉建新廟於故址中為廟南后東西兩廡丹雘西為墓所正南為廟門門東為宰牲亭神厨西為神庫持敬門門正南為外門正殿初名大成殿嘉靖九年改稱先師殿廟門為廟門萬曆二十八年廟宇易以琉璃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

洪武定大成文宣王木主長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
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五分嘉靖中
定至聖先師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寸座高
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

四配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木主洪武制各長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濶

五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嘉靖中改各高一尺五寸濶
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赤地
畫敬聖公神上與四配同

十哲

先賢閣子楹

冉子耕

冉子雍

宰子予

端木子賜

冉子求

仲子由

言子偃

卜子商

顏孫子師

木主洪武制各長一尺九寸濶四寸連座共二尺九寸嘉

靖改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

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東廡從祀

先賢滄臺子誠明

原子憲

南宮子適

商子璽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公西子赤

梁子鍾

冉子孺

伯子度

冉子季

漆雕子徒父

漆雕子哆

高子澤

任子不齊

公良子孺

奚子容蒧

顏子祖

甸子非臚

秦子高

公祖子句茲

縣子成

蕪子侵

顏子之僕

樂子欬

邾子翼

公西子與如

公西子蒧

陳子亢

琴子宰

步叔子乘

先儒左子丘明

伏子滕

高堂子生

后子含

董子仲舒

王子通

歐陽子修

謝子莊

司馬子光

程子顛

楊子時

羅子從彦

陸子九淵

朱子熹

吳子德秀

許子衡

陳子獻章

王子守仁

西廡配祀

先賢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智子食

高子紫

司馬子耕

育子若

巫馬子施

顏子牟

曹子邴

公孫子龍

秦子祖

顏子高

穰子駟赤

石子作蜀

公復子旨

后子虔

公子肩定

郭子單

罕父子黑

榮子旂

左子人郢

鄭子圖

原子元

康子潔

叔仲子會

狄子黑

孔子忠

苑子之常

秦子非

申子楨

顏子喆

先儒公羊子高

穀梁子赤

毛子萇

孔子安國

杜子之泰

韓子愈

胡子瑗

周子惇頤

張子載

程子頤

胡子安國

張子斌

李子佃

呂子祖謙

蔡子沉

薛子璫

胡子居仁

先賢木主洪武制各長一尺七寸濶三寸連座共二尺一寸
嘉靖改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
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先儒木主洪武制同諸賢嘉靖改各高一尺三寸濶二寸三
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赤地墨書

孔子廟祀自漢普及隋或稱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至唐武

宗始謚為文宣王宋真宗加號至聖元成宗始加號大成洪武

初上如江淮府及如南昌皆先謁文廟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
丁傳制遣官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園子祭酒亞
終獻四年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
孔子不以古之禮祠孔子藝祀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
異也古者主人西面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皆西面
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備古意也今藝
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遠神南面非神道尚古之意矣古者木主
根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為藪無設象之事
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莞席尚掃地而

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擇土而尚像焉夫神而明之之義在
古者准電燭蒿求神於陰陽也今用重蕪代之非簡乎古者朝
覲會同初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蓋之亦嚴敬也今
已兼炬當之非遺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薦樂祖
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梁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
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
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
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
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

定若七十二子止于國學設之庶幾不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
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祀顏之宗莊老賈遠
之恩細行杜預之建短喪為融之黨附蔡家亦廁其中吾不知
其何說也古者立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禹不先
蘇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屈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備上祖也今
回參復坐享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矣倫莫此為甚吾
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饗故始入學者首心釋菜以
禮其志師其學宮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燕燕
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親漢律所
製大成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

雖存而儀注皆不可改開元禮彷彿儀禮餽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惟其類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雖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燕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登壇契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寔魚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洎於醫師太公不奪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

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是年令進士釋
褐行釋菜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器用磁牲用熟丁祭樂六奏
蓬豆各十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童生五年
罷孟子配享踰年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
道宜配享如故六年學士承旨同侍講學士詔鳳上釋奠樂童
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陳寧釋奠胡丞
相言誠意伯不陪祭額受胙土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勿
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寧恠一月寧坐不嚴奪半
月七年仲春上下日食改仲丁上既作文廟廟成遣官以太牢
祭遂視學釋奠詔天下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正嶽鎮海瀆城

隲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
故十七年議大成樂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
縣學式於府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進董仲舒
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先師尋建廟京師八年正文廟聖
賢繪塑衣冠

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二年進胡安國蔡沉真德秀
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其產者以所產代八年
從輔臣楊士奇議追封元吳澄為臨州郡公從祀

景泰六年加太學兩廡祭物

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況崇安伯德秀

滿城伯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加
服衾冕十二筮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
簫祝教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樂器居下
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周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孔
子帝號英宗不允今考神聖廣運乃伯益伯贊克之詞不若
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擬議

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宋訥碑文曰像不
土繪長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冠冕原
非國典筮豆佾舞之數成憲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
今太常考正從之謨又以請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典筮豆

偷葬從洪護言

弘治元年上視學從吏部尚書王恕請釋奠用太牢加幣致齋一日是年諫官請罷祀融珣進禮部侍郎薛瑄下禮官集議言雄已黜於洪武時瑄無著述况等有羽翼聖經功遂已當足時學士程敏政言融珣載聖訓向違何休王肅預入人宜罷鄭表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宜祀於其鄉况雄實相栢仲言者併欲黜况宜也申振中党本一人宜從振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寮秦冉顏何蓮瓊林放宜祀瓊於衛祀放於魯察及冉何宜罷禮祀傳于后倉與王通胡瑗皆宜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啟

聖王以祀國公無由萊蕪虞黜泗水虞鯀邾國公孟孫氏配
永年伯珣獻靖公松從祀下禮官議不可遂已彬陽何孟春言
七十子有公孫尼子者作樂記緇衣宜祀歛政不及尼子何
也或曰尼子即龍也四年祭酒謝鐸疏請黜吳澄進揚時不
報八年大學士徐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
有衛道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上從
之追封時將樂伯從祀十四年謝鐸以侍郎領祭酒事又言
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願曾思配享堂上而其父列廡下非
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紇而以路督子魚配吳澄宜罷禮
官不合遂已

嘉靖九年欲改文廟制度上自作正孔子祀典說下禮部送
史部而爭者紛紜大學士張璁復上疏并撰為或問以進於
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為復聖
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神位十哲以下凡及
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申党申儀二人疑無據以論
語為証乃存儀去党而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
逵馮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從祀林放道
瑗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令各祀於鄉居蒼王通歐陽修
胡瑗四人增入從祀用故唐事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之言
也尋用行人薛侃議增陸九淵凡舊封公侯伯爵盡皆並去

仍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時徐階疏辨改號易
像為非宜帝怒切責之既而復疏曰聖謨洋洋非臣所能窺
測上謂其說倭謫延平府推官且立倭人碑十一月奉詔行
兩京國子監責令祭酒等官通行改正以稱崇儒重道之意
於是車駕重幸太學仍行南京遣官祭焉

隆慶五年言官以薛瑄請下禮官議進瑄先是隆慶元年言
者並請新建伯王守仁翰林檢討陳獻章從祀議未決

萬曆十三年十一月言官復以陳獻章王守仁從祀請併議
布衣胡居仁及諸儒十輩下禮部會九卿科道儒臣議衆論
俱屬居仁而多詆獻章於守仁更甚禮部尚書沈鯉據衆論

具疏曰從祀一事持久不決必煩廷議者則以在廷之臣可
以盡天下之公議而製言會同人品自定所以要之於歸一
之論也今預議諸臣舉從祀者莫不以胡居仁第一即有次
及居仁與其不舉者亦毫無異議及臣等攷其平生與其論
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一時名士如羅倫張吉委純
周瑛高明賀欽羅欽順張元禎之類皆極口稱之比於薛瑄
而以其論著與瑄之讀書錄並傳焉斯其為孔子之徒已彰
明較著有歸一之論矣如蒙俯賜采納容令臣等以居仁行
實撰議上覽特允從祀自足以仰承德意增重儒林豈必求
備蓋我明道化翔洽人文輩出二百年間仿孔廟者僅薛瑄

誠慎之矣。今距祀壇之後未二十年而又得居仁與之
祀亦所謂旦暮過之比肩而立者雖一人不可謂少也。至
如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知獻章之學在於主靜皆所謂豪傑
之士但預議諸臣與之者僅十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又一
時與議之臣亦多有耆舊老成直諫多聞之士而不皆為二
臣左袒者是輿論未洽而事久論定向非其時也。如皇上以
我朝人文遠矣前代不宜寥寥為若是臣等竊居仁而祀不
可謂寥寥矣。蓋隆古以選士之以行誼道德今聞長世者非
托之於顯位則托之於門閥非托之於文章則托之於勲業
順風疾呼蔽聞易達所藉然耳。如居仁者固深山窮谷之士

而布衣常帶之夫自非其德有過人負一代之斗山於當世
雖擇地而趨嚙心而語其誰為傾耳而聽正目而視者惟皇
上超然遠覽拔之於儔伍之中崇之以宗祝之位則日月之
光賁及皇節雖在黎民無不興起比于祀瓊尤為盛事豈臣
等之所謂一不謂少也至如蔡清羅倫章懋並仲昭陳真晟
呂紳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乃望推廣德意專
祀於鄉通矣論定之日另議從祀則仁至義盡真可謂天下
萬世之法而薪禴之道以光蘋藻之禮不濫一舉而二物具
矣既入不報

大學士申時行等內主守仁具揭言詆訾守仁獻章者謂各立

門戶宗旨近於禪學耳夫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如守
仁而謂之禪可乎蓋今之儒者聚太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定
用往往病於拘曲博物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定得往往徂於
見聞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一以明實學之
自得若若仁之純心為行衆議所歸亦請併祀上以中旨予
之先是集議守仁從祀陸伯宗樹穀持之甚力浙人陶大臨
曰朝廷不難以伯爵予之何況廟祀陸曰伯爵一代之典從
祀萬代之典人服其言又徐宗伯學漢識餘錄曰嘉靖中令
廷臣議兩廣總督王守仁功罪吏部尚書桂夢奇言守仁事
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素格物致知之學

知裏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
和才美者乘其任意或流於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致於
放肆傳習轉說悖謬日甚其門人爲之標榜至於杖之不死
投之江不死以上清聖魂靈於無忌憚矣宜免奪封爵以彰
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嗚呼謹是守
仁放言自肆誠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
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於逆濠之變與伍
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首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
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塞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進奉但
係先朝信令始與終身其沒後恤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

論天下敢有變襲稱說異於非聖者重治不競據廷議執論
頗公即守仁復生亦難逃責守仁固一代宗傑功自難泯第
學則有疵致良知之說非但闢朱子格物之論而於孔子博
文約禮之教亦大悖矣蓋襲西方之條緝以誘惑愚誕也皆
中果於非聖語豈非萬世之公往哉頃竊從祀當考者寧心
皇祖之訓疑所謂虛譽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得不為熙寧訓
停耳或曰出自內旨聞臣將順之耳其故不可得而知也

崇禎十四年八月諭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
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証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
邵子為多可見理學大明於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哲大學

問大有功於世固已昭然天下萬世矣然與周秦漢唐等諸
儒並稱先儒竊謂不安但位次題稱進行已久豈不可輕率
更改者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着禮部翰林院太常寺國
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慎察來看禮部會議宋儒周惇頤
首倡詭學朱熹大集儒成程頤程灝張載邵雍皆弘闡聖真
力闢邪說使在七十子之列實可入室升堂誠宜進稱先賢
以彰命世又察得漢董仲舒生秦火灰燼之後至契天人情
王通當六朝喪亂之儒獨提性教唐韓愈起衰振溺斥佛尊
聖亦皆一代真儒千秋特稟若並海先賢之號似亦無復間

上命候旨行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春祭遣大學士魏藻德行禮是日天
氣晴明臨祭各官甫就拜位大風忽起殿燈燭盡滅定下松
檜作怒號聲黃沙如雨下竟不能行禮而罷按元世宗以來
小黃門李印寧為左丞相釋奠孔廟方就拜位亦有異風之
變夫子在天之靈赫奕如此

廟祠

京師佛寺道宮鳩吻相望皆淫祀也律以聖王之法置或
付之祖龍矣故不具載而以正袖名賢之廟祠領祭於太
常京府者載焉

都城隍廟在都城之西永樂中建中為大城隍祠後為寢祠左
右為二司西廡為卜八司前為闕威門外左右為鐘鼓樓又前
為順德門又前為都城隍門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按洪
武二年以周禮有司民之祭封京師都城隍祭之三年正城隍
神號去封爵命春秋後祀於山川壇三十年改建廟詔劉三吾
曰朕設京師城隍俾統若府州縣之神以監察民之善惡而禍

福之俾幽明蒙不得使倖而免其害所由於由二十一年復以
從祀大祀殿罷山川壇從祀歲仲秋日遣太常官祭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水謂城隍神
祀與燕之惟吳越有公宋楚與時辨其非以為成初城隍祠
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常鄂州碑有城隍又杜牧刺黃州
館愈刺潮州趙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然
矣而燕胡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記曰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八神
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秋傳
鄭災祈於四廟宋災用馬於四廟皆其証也庸字不同古道

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於堯矣

漢壽亭侯廟在宛平縣之東初洪武二十八年建廟於鷄鳴山
祭漢壽亭侯關公羽永樂年廟祭於京師成化十三年奉勅建
廟於宛平之東中塑神像前為馬殿外為廟門京師謂之白馬
廟蓋隋之舊基也嘉靖十年南京太常寺少卿黃芳以漢壽亭
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止稱壽亭侯誤矣乃改稱漢前將軍漢壽
亭侯歲五月十三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致祭凡國有大
災則祭告

公於後主景耀三年追諡壯繆侯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
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王高宗

建炎二年加封壯繆義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勅曰

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荆門

軍嘗陽縣列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

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祭若或見於庶萬悽

愴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蓋斯爰歆王封

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

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

牒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萬曆四十二年秋奉勅

晉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閻聖帝真君雲長太子

長生雲長其列字也公忠貫一時氣蓋千古封之為王豈公

之志至曰真君益不可闕於公也明翰林焦竑正陽門廟碑
文曰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閼侯作也矣廟祀徧天下而
稱正陽門者為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
前將軍者侯志也斯得之矣

宋司馬智玉泉寺壽亭侯印記紹興中洞庭漁人獲壽亭侯
印疑以為金報於宮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燭吏不敢留移文
公安送還侯廟印徑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兩相
貫上有一大運繩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真菴募畫
印狀具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即番方丈光發於五輝燭燈
廡寺有仁宗皇帝所賜龍角龍角二物宜與印同藏名山永
為鎮寶焉予與元庵為方外遊遠訪雲跡悉所經見故得而

詳之

閩前將軍贊曰嗚呼慕漢者曠也成曠慕者曠也曠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存於腹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將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閩閩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昔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昔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古萬而猶神也耶

狄梁公祠在昌平舊治北元戎宗大德二年因舊基重建學

士宋渤為吏明正統十三年更新之命順天府歲時致祭

呂平令育老媪泣訴虎害其子仁傑為文顯神未幾虎伏階下乃告於裏而殺之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懼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疇已引去民愛仰之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通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范文正仲淹曰公嘗赴并州採過太行山反踏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岵傷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所謂與吁嗟乎孝之至

也忠之所由生乎

宋丞相文信國祠在順天府教忠坊學宮西乃元之禁市公校
命所也祠乃元時所建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
與謂天祥忠於宋室而燕京乃其死節之所當有祠不稱請加
修葺從之正統七年府尹王賢奏宋丞相天祥元時勅像用儒
士服宜令禮部考宋時丞相冠服改塑從之萬曆庚辰督學商
為正建祠於學宮之東江右士紳即其地建懷忠會館祠堂三
楹前為門又前為大門

元人王惲記曰至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國兵自陽邏泚
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慶宗二廢子為陳宜中文天祥張

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有黑龍見因改號景夫十六年為師
臣張弘範滅於崖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層故欲出
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薨於燕南城紫市

元人吳萊曰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怡蒼
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
購蒙義徒畊毗洞丁造轅門請甲伏不啻數萬而戶玉寶為
駭將大夫冠指麾衆皆詰關感泣求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
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
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戶玉竟以絕太湖柁橋首尾不救
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回詔政府六書趣奔聊攝援救

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至行都而獨松隨已破陷復令駐兵
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奉
其守不予漢輔通德剛道北軍入城與旌又絕江道乃即日
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
被囚以北中道奔逆收集散亡無兵無銀天下大勢去矣帝
伯交馳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
如閨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
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傲笑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
其書大畧如此

趙鼎作文山傳云公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

不翔城門盡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昏爇燭而行群臣入朝
亦焚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元祿大
夫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鄒公謚忠武命王積弱書神主灑
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
吹沙滾石不能啟目俄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
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猷開霽
元人鄧剡贊曰日煌煌兮珠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
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附張十載字毅甫文公文也隨公至燕僦居公寓小樓之傍
日以美食進之公既受刑潛造一櫝藏其首訪歐陽夫人於

厚棺中得其尸火之拾骨并積南歸付其家張公宜附祀祠
中

又載謝公枋得至蒸死於憫忠寺按謝公為福建參知政事
魏天祐強之北行自離嘉興飯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
此至蒸居憫忠寺間太后既濊園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雷
夢炎使醫將藥雜米飲進之怒擲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子
護骸骨歸燕京少宮一祠

于少保忠節祠在崇文門內東祿背巷公故賜宅也祠三楹祀少
保兵部尚書于謙塑公像危坐歲春秋遣太常寺官致祭

公被刑于天順元年復官於成化二年賜謚肅愍於弘治三

年改謚忠肅於萬曆十八年

公被刑日陰靈賢天京師婦孺無不流泣夫人流山海間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面日黦然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帝次日夫人目失明會皇極門灾英宗臨視公現形火光中上悚然知公冤詔放夫人歸眼明如故

當時段公誣以迎立外藩王文極口辨公但云召親王非金符不可符在何必辨時印綬監諸璫檢閱各府金符具在獨無裏府者驚懼欲死問一退閒老監云是宣廟上省時老娘娘以圖有長君社稷之福欲召襄王取入三楊議不合而止符晉後官老娘娘張太后也于是敬而得之符在暖閣塵積

李鷹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鑒生平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
萬古英靈之氣後追錄坡公制詞中全用之憲宗朝追錄于
少保亦全用此語尤確

陳繼儒云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義名
勤王之師也先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
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仗兵車乾宋
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宗社之神靈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能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
見廉頗傳秦王逼趙王會渾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

會過之禮星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氣
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
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積善得力處
也

萬曆十八年撫臣傅孟春奏太傅于謙社稷名臣被誅受戮得
謚肅愍于謚法似未盡協欲改謚忠愍以愍九系節覆讓有
鞠躬報國之節有定傾保泰之功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悼
其所以死合將肅愍二字并為更擬報允後更賜曰忠肅

天府廣紀卷之十

官署

志中載官署其地因附載其職事遼金元官署不可考今所知者順天府元之大都路總管府也國子監金之樞密院也翰林院元之光祿寺也其餘不可考矣明之官署辦事於內者曰直房辦事於外者曰衙門隨其地而列之

大學士辦事內閣在午門內東南隅外門西向閣南向入門一小坊上懸聖諭過坊即閣也初制規模甚狹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孔聖暨四配像傍四間各相間

隔而開戶於南以為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勅房裝為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勅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處各官書辦而閣制始備

職事入內閣預撥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故告謨
欽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條額間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
九卿奏事亦不得相聞白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誥三日制
四日勅五日冊文六日諭七日喜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敕凡
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啟三日表箋四日講章五日喜狀六
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會議九日露布十日譯答審署而制
劑為平允乃行之凡東閣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

職掌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
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馬凡圖書繕寫雖
校昏課而察之凡郊祀建狩親征扈行凡果朝御筆實錄宜
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繕而藏之凡會勅繕其由狀而敘述
上請烏凡禮部會試廷試貢生團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
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室
文玉牒講章碑碣題奏揭帖一應机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
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並夷書揭帖紀功勅合
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旨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凡入
內閣曰直文淵閣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內閣者

不得與机務雖編修贊善等宜有入内閣者亦得預机務

洪武元年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
氣知政事二人以宣國公李善長為左丞相兼少師統六部
事三年召山西參政楊憲為右丞相陝西參政汪廣洋為左
丞相已善長封韓國公進太師廣洋封護軍忠勤伯後以胡
惟庸收善長等皆坐累上御奉天殿勅文武群臣言古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
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自今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頤頤不敢相疊事皆朝廷總
之以後嗣君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者文武群臣即

時勅奏處以重刑命翰林表坊官入省詳諸司奏啟平致之
平允則列名封建署曰翰林院兼平致諸司文章某官某進
其時召耆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
辭不就而命吏部尚書邵質檢討吳伯宗為華蓋武英殿大
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典籍吳沉為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皆侍
左右徐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永樂入踐極始開內閣于
東角門簡翰林侍詔解縉為侍讀中書舍人黃淮王府書理
楊士奇為編修進修撰胡廣侍講編修楊榮為修撰戶科給
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縣胡儼為檢討入直文淵閣諸六
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禮賜賚與尚書等至洪熙初

設謹身殿大學士既又建弘文閣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閑備顧問可咨訪以聞楊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蘊州儒士陳繼對命學士傳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尚書蹇義舉學敏楊敦訓導何澄敦寔即授敬緇修澄給事中皆直弘文閣於是每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俱有大學士

永樂初建內閣於東閣門內以解縉等七人在閣辦事以縉顧問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是時尚沿國初之舊至仁宗朝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加少保轉少傅兼蓋殿大學士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學士縉為太常

卿兼翰林學士蓋以東宮舊恩非例也後楊崇隆尚書授以工部蓋不欲以兼官居六卿之上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以九年考滿陞禮部尚書至英宗時復命入閣故宣德以前內閣與九卿為平文純理持法不相預忌宣德以後三楊春重漸柄朝政英宗以九歲登極事凡啟太后太后避專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之所由始也及楊崇年於正統五年楊士奇卒於正統九年楊溥卒於正統十一年則漸改於其舊及景泰儲之後雖天子亦藉內閣以為己用但其官品如蕭鐸江淵許彬王一寧高翰等皆不脫學士之銜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薛

璉由大理即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成化弘治多由侍郎
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璉以
其私人焦芳吏部尚書入閣蓋以外察之首而入主中祕之
權至張敬孚張居正則直以相軀自尊危坐諸卿之上而名
委之然兩文忠雖好高不懼絕利一源乃其具美

閣員初無定額洪武初吳宗伯以武英殿大學士復為翰林
院檢討永樂初王文忠以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王直入
內閣書札宣奏疏五年陞修撰十四年進侍講入閣在先授
官在後嗣後始以翰林院御史文淵閣然惟胡文穆靖修撰
楊文敏崇鑑修彭文憲時商文毅輅以修撰其他黃文簡淮

以中書舍人楊文貞士奇以齊王府審理副陳汝靜敬宗張
子玉瑛以御史金文靖幼孜以給事中胡若思儼以相城知
縣俞綱以審理權謹以光祿署丞徐武功有貞於都御史李
文達賢於主事王段愍文薛文清瑄以御史高文義穀于中
書舍人劉宇曹元以知縣袁榮寰宗臯以長史楊文襄一清
以總督張文忠璉方猷夫桂萼二文襄霍文敏縉於主事席
文襄喜以戶侍許文簡讚以吏書夏文愍言以給事中皆不
由館選自茲會推內閣冢宰掌院必列名至崇禎朝遂定為
故事每次故卜必內外兼推

初設內閣楊文貞士奇列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後加至少卿

止魚兵部尚書蓋蓋殿三官時塞忠定義以少師為冢宰朝
廷不欲文貞班居其上以存冢宰之祿也陳芳洲偕維魚五
官亦止戶部尚書後李文達賢於吏侍領吏部尚書而彭文
憲時商文段輅萬安相繼領吏部尚書自首遂為首輔故事
內閣外出者永樂中解縉為廣西叅議胡儀為國子祭酒宣
德中張瑛陳山以干請諸司改瑛為南吏部山專教內書堂
景太中江淵出為工部尚書俞綱出佐兵部許彬出為陝西
叅議徐有貞出為福建叅政元順中岳正謫為欽州同知後
復官止於翰林供事皆不復再入

預聞務不居其職者塞義以吏書夏元吉以戶書朝夕偕頭

問擬旨然不與閣職

以他官兼大學士者如楊士奇以禮侍兼華蓋金幼孜以戶侍兼武英陳山以戶侍兼謹身張瑄以禮侍兼華蓋黃淮以通政使兼武英楊崇以太常知兼文淵徐有貞以武功伯兼華蓋

殿閣大學士自相兼者如陳循以華蓋兼文淵高穀王文以謹身兼東閣胡廣楊崇金幼孜以文淵兼翰林院學士其內閣諸殿次第自正統間始定其兼併次第自天順間始定然或以所兼保傅為等級或以部分為後先如楊崇以太子少傅謹身位少保黃淮武英下陳山無兼官以謹身位少保黃

淮太子少保金幼孜武英下少保黃淮太子少保金幼孜以
戶部尚書位少傅兵部楊士奇下金幼孜又以戶部楊溥無
兼官以禮部位工部楊崇下王文以少保吏部位戶部陳循
工部高穀少保太子太傅下皆取其所兼保傅為次序也張
瑛以禮部蓋殿位戶部謹身陳山下此則以部分為次序也
內閣之職同於占相而所不同者主要擬而不才忘與事如
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察院孫公承宗兼
掌兵部俱出而故事入而調旨然惟高為首相二公皆非也
事寄雖重然猶判然而署獨天順間命徐公有貞考察方面
嘉靖間命李公本分別尚書至大小九卿去晉張公璉奉勅

肅清百寮轄公曠分別逆党則政自閣出矣然張公惟掌部
察院事李公因冢宰李公默得罪去亦未可全謂之政出於
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公與後轄蒲州

內閣出為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即出將如楊公一清自家起
改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奏詔而出閣九邊如翟公
鑾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唯華蓋殿大學士張公瓌以
原官掌南京吏部然誌之也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
以原官督理遼薊津登軍務自邊累官至少師中樞殿則出
將入相者本朝唯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御而實
不與机務則又以高陽獨也

文淵閣未有言掌者徐武功有貞以勳臣領之遂改為掌文
淵閣王世貞訊之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吏部左侍郎李賢
為太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則又不止武功事
也又考解大紳譜入閣居七人之首其繫銜亦曰掌文淵閣
事則又不始於武功也

閣臣俱同知經筵此近事也景太初江淵高輅與陳循高谷
同在內閣陳高二人同知經筵而江高二人止稱兼管經筵
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玉著篆凡封進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
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行內閣亦止稱翰
林院凡內閣題本用小揭帖楷書斜摺其本餘官銜則發科

抄行止稱臣某則不送科發抄

禁密文書一小臣在凡上鑰之而不合大學士篆出鑰其門
題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密也舊規不得察火皆出食於
外宣德時始令置厨庖會會中堂

舊制輔臣在直辰入申出率以為常崇禎壬申後必二鼓始
出及己卯遂至四鼓始出間有徹夜者周宜興至始議輪一
人宿精微科候傳票精微科九間在午門外西廡其南兵科
直房也

東閣在大館之下初時不設官後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
專管文武誥勅事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

石璫實咏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皆以禮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文官閣臣首正而已

閣下稱中堂者宣德以前閣下中書同處一堂所謂西房即文淵閣也閣下居中書居東西兩房各辦其事也撤內庫十間以西五間居閣下謂之文淵閣以東五間藏書籍而中房中書亦遷居之故以閣下稱中堂而東西非房矣猶稱西房者沿舊名也

制舊紅木到閣首輔票擬餘唯諾而已崇禎中御史倪元珙疏請以票其後本下即令中書分之首輔之權雖稍分然水

火之端欲而中書之弊種種矣孫高陽承宗曰閣體重首輔
其圖事揆策主之首輔當予陪末綴每見上傳首輔主裁語
不及次首輔即賢次輔以下豈無一得當上或問與首輔相
參差而兩意各主朝士之從意者遂分蓋自古分合之議竟
與國運相隨也又曰朝廷生殺予奪之權閣臣不顯擢而賢
者得君以行其公遂能任生殺予奪而天下治不肖者得告
以行其私亦能窈生殺予奪而天下亂故閣臣不必有權而
有其任

向良俊曰唐宋設官並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書省
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中書令而中書侍郎

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其屬也門下省則古唐
虞納言之言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
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
置尚書而六曹皆設子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部
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是也凡朝廷有
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上發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
書省施行故尚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也當
時政体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二省堅持官守不
相阿從則宰相之權初亦甚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底
事皆由其手其權安得不日漸隆重哉故喜宗時即有宰相

如元載盧杞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近時各部之事皆隸
命閤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與閤然後注選此
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
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
去者

列輔起家考

洪武九人先置中書省十五年始置殿閣胡惟庸以上俱中
書省

李善長

徐達

俱總運勳佐

汪廣洋 令史

胡惟庸

軍國參知錄

吳澄 待制

吳伯宗 禮部員外名
祐以字行

宋訥 助教

劉仲賢 江本縣訓導

朱善 豐城縣訓導

按十五年徵著儒鮑恂金思誠金詮張鼎張長年諸閣俱命
授文華殿大學士因辭謹列銜未入閣故不載

永樂七人

解縉 中書平定吉士

黃淮 中書

胡廣 修撰

楊榮 編修

楊士奇 吳府審理名
寓以字行

金幼孜 給事中
以字行

胡儀 革亭縣教諭
細科

洪熙五人

楊崇見前

楊士奇見前

權謹安樂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崇見前

楊溥編修

陳山奉化縣教諭

正統八人

楊崇見前

黃淮見前

金幼孜見前

金幼孜見前

張瑛寧州訓導

楊溥見前

陳循 修撰

曹昂 修撰

馬愉 修撰

苗襄 編修

高快 庶吉士

張益 庶吉士

景大九

陳潛 見前

高毅 見前

彭時 修撰

商輅 修撰

俞綱 知府 署理

江淵 編修

王一家 吏部 主事

蕭鑑 編修

王文 御史

天順八人

彭時 見前

徐有貞 庶吉士

許彬 庶吉士

薛瑄 御史

李賢 吏部主事

呂原 編修

岳正 編修

成化十人

彭時 見前

李賢 見前

陳文 見前

商輅 見前

萬安 庶吉士

劉定之 編修

劉珥 庶吉士

劉吉 庶吉士

彭華 庶吉士

尹直 庶吉士

弘治六人

劉吉 見前

劉健 庚吉士

李東陽 庚吉士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見前

焦芳 庚吉士

楊廷和 庚吉士

曹元 工部主事

梁儲 庚吉士

徐溥 編修

丘濬 庚吉士

謝遷 修撰

謝遷 見前

王鏊 編修

劉宇 上海縣知縣

劉忠 庚吉士

費宏 修撰

靳貴編修

楊一清中書

蔣冕慶吉士

毛紀慶吉士

嘉靖二十七人

楊廷和見前

費宏見前

蔣冕見前

謝遷見前

楊一清見前

毛紀見前

袁宗皋慶吉士
治承成遠士

石瑄慶吉士

賈詠慶吉士

翟鑾慶吉士

張孚敬南州節士
事原名璉

桂萼丹徒縣知縣

方獻夫燕吉士

李時慶吉士

夏言 行人

嚴嵩 庶吉士

張璧 庶吉士

李本 庶吉士

袁燾 編修

李春芳 修撰

高拱 庶吉士

隆慶 八人

徐階 見前

高拱 見前

顏昂 臣 修撰

許讚 大名府推官

張治 庶吉士

徐階 編修

嚴訥 庶吉士

郭撲 編修

李春芳 見前

陳以勤 庶吉士

張居正 庚吉士

趙貞吉 庚吉士

吳士儂 庚吉士

高儀 庚吉士

萬曆二十人

張善正 見前

呂調陽 編修

馬自強 庚吉士

張四維 庚吉士

余有丁 編修

申時行 修撰

王錫爵 編修

許國 庚吉士

王家屏

陳于陞 庚吉士

趙志舉 編修

張位 庚吉士

沈一貫 庚吉士

朱賡 庚吉士

池 鯉 庚吉士

李廷机 編修

吳道南 編修

秦昌三人

方從哲 見前

韓 爌 庚吉士

天啟二十一人

方從哲 見前

韓 爌 見前

何宗彥 庚吉士

于慎行 庚吉士

葉向高 庚吉士

方從哲 庚吉士

劉一燾 庚吉士

劉一燾 見前

葉向高 見前

孫承宗 編修

沈 澶 庚吉士

史繼修 庚吉士

丁詔斌 庚吉士

朱國禎 修撰

魏廣徽 庚吉士

顧友謙 庚吉士

張瑞圖 編修

施鳳來 編修

宗禎 五十人

韓 燝 見前

孫如游 庚吉士

周如磐 庚吉士

朱國祚 庚吉士

朱延禧 庚吉士

馮 銓 庚吉士

黃立極 庚吉士

李國椿 庚吉士

孫承宗 見前

黃立極 見前

李國楷 見前

朱宗道 庚吉士

李 燮 庚吉士

周道登 庚吉士

成基命 庚吉士 字培之以字行

何如寵 庚吉士

溫休仁 庚吉士

鄭以信 庚吉士

錢士升 休撰

張瑞圖 見前

施鳳來 見前

楊景辰 庚吉士

劉鴻訓 庚吉士

錢龍錫 庚吉士

周延儒 休撰

錢象坤 庚吉士

吳宗達 編修

徐光啟 庚吉士

王應熊 庚吉士

何吾鵬 廣吉士

文震孟 修撰

張至葵 知縣

林鈺 編修

孔貞運 編修

黃士俊 修撰

賀逢聖 編修

傅 冠 編修

劉宇亮 廣吉士

薛國觀 推官

楊嗣昌 教授

程國祥 知縣

方逢年 編修

蔡國用 中書

范復粹 推官

姚明恭 廣吉士

張四知 廣吉士

魏昭秉 知縣

謝 陞 知縣

陳 寅 廣吉士

符德譽 唐書士

黃景防 唐書士

吳姓 和蘇

魏藻德 修撰

李建泰 唐書士

方岳貢 主事

范景文 推官

丘珩 唐書士

謝肇淛曰本朝列輔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
方剛淳安之高漸孫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
蔣殿正則懷留洛陽之二劉懿祐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
李育才斷肯搆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朝甄
陶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于前代諸人者也至高訢
鄒張江陵雖各有所短然為數時名手王山陰沈歸思置身

清白去就分明避功業未宏而可以式靡過此以往未之或
知矣

六科

六科直房在午門外東西相向初在掖門內之西與內閣相對
所謂六科節是也以災移外直房洪武初統設給事中六年始
分為六科二十二年改給事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為士源先
是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為元士至是以六科為政事本源
又改為上源未幾復為給事中郭給事則二十四年所增也吏
部禮部兵刑工科各部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由各一人給事
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部十人工部四人蓋隨事

煩簡而設員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奏
亂皆得駁封事有關係抄發過部畧用參語謂之抄部覆錄
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實兼前代
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六科即唐之補闕拾遺宋改補闕為司諫拾遺為正言唐制
諫官隨宰相入閣此最得為政之要至明革中書省乃並諫
官裁之惟設六科以掌封駁宣德中廷臣謁請諫官不充於
是諫無專職此為缺典洪武十三年五月置諫院官左右司
諫各一人秩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二
人秩從七品是年
革中書省並革昔言官察官裁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

監察御史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右

司諫左右正言此專為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涉彈擊上即
戒諭而不約故親辱宋言官秦疏緯有可觀後世有糾劾而
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渾之為一也

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
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一計三十二
百九十一事上諭曰朕代天理物日聽萬幾豈能一一用備
苟政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抑謂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
憂抑謂四海之憂抑等能各悉心封駁則庶事自無不當此
六科稽查號件封駁奏章之例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諭都給中事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

有失所者為簿曹未能盡知故選劉蕤考滿官識達事依旨
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
而又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列言可言今在
朕左右尚默默然况遠十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
之此倦滿有司按科之例也

永樂二年呂叔躬給事馬麟等論曰為治貴得大体比爾等統
駁素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雜積
累其精力有時而疲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日月日等字
錯謬者皆令從修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此抄卷不具題
用印鈐蓋之例也

宣德二年諭六科曰朝廷處刑獄有寬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托耳目於一人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忽孤雙惟其所言即時為達妾幾事無壅蔽幽隱單聞况給事中為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隱用無或阿比以乖所任此六科直鼓院之例也

正統中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員缺遠違各糾年深者以次陞補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官邪慝舉得言之况都左右給事中為之領袖非譏遠大休者不可界也固乃欲循資而用

之不亦舛乎此部科不循資俸之例也

成化中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是當行而緩於獲奏
是怨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覆
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決科劾之此科抄奏部
定限之例也

弘治六年諭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才
凡百官致滿初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
無陸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年有疾不妨管事素行不謹在
陞任之先及現任不謹罷軟無為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題
撫題按只是一虛報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

會稽類著俱畱辦事今後三年朔觀之年先期行之而按二
司考公屬應撫理按考方的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
東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有不公許其冲理其科道官必待
吏部考察後有失當方許指名糾劾此計後拾遺之例也

崇禎三年上諭六科邇來戎馬倥偬稅務煩劇明旨非不疎
嚴奉行尚多遲慢欲令計時集事法當委任責成爾等次與
六曹舊有註銷之規今令再行申務各掌印官選委給事中
一員查理六曹奏旨應行事務某項某日做起某日完結次
第情節勒限奏報少有違玩立付白簡定行責治如爾等自
誤職掌玩忽不遵或議論紛囂致令掣肘愆事一併究處特

諭此六科註銷之例也

附載六科事宜

大學士商輅請以春坊官兼吏科都給事中疏言切懇見任
春坊司直卽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太官學識
優長操持端潔存心正直遇事敢言先任刑科掣管推服
任春坊司直卽聞是美職但節日政務稍簡未足以有用之
才置別散之地況今吏科都給事中張久病不出如蒙
乞降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官事如此則恩出亦朝
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
激各思自勉矣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上命林聰

以司直郎魚克科初給事中

吏科初給事鍾羽正條議 一吏科當如文選司避嫌夫取
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衡戶誠重之矣吏科即
不閉燕陔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迎送坦然而不忌於是官
別黨穢集宦宦交結之故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 一
六科宜禁宴會飲食徵逐昏夜沉醉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
仕途知言此事時時憂頽廢之不能過三爵而去送送差者
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過絕人宴之非正務也
而不經由飭則人反為臣矯臣請一切謝絕息文而省費
一平山外陞轉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

預備向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後者接連滿
泉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即入臣幼忠無
宜擇地於政休未為王也臣請循內選之典而司之卓犖者
時時入為京卿而為鄉士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遂其轉後內
外文遠畧相尋庶為事理之平 一某臨陞規避陞轉之途
本緣資俸而少有吏變則皆議叢生有所轉而告疾先期而
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推則諒之請曰奉掌
印者非有直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于覆本部中臣云以
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本等之次
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托不陞其

銜以杜激俸而安養命 一復嘉本之例堂上官赴科憲之
此崇制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即各部亦不以為屈而吏科獨
廢豈以吏科尊而不以來乎然此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
中所得廢也宜復其舊 一復賜宴之例大
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而受賜宴此自來舊禮也兵部能
守之兵部亦不以為亢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為自陳三護始
然此朝廷之公禮非給事所得改亦非給事所得讓也
宜復其舊

禮科初給事中會慈寧請定會試分考既言房考之設以試
卷之多寡為增減自萬曆癸未以前會試止十七房詩經五

易書各回春秋禮記各二自癸未以易卷多遂省書之一以
增易房仍十七此分經之定額也十七房用翰林十一人六
科三人六部三人此衙門之定額也至萬曆丙戌書卷復多
而易不可裁於是增房十八以翰林充是翰林增一人以今
議再增一人以禮部充是六部亦增一人矣六部可獨缺乎
且如增詩而不增易事有若遠閩有註畧士子寧貼服也下
部議表旨增科一人

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請以署印給事中陪祀疏言按臣科
須知一款每歲大祀天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
款如左右給事中署印必先具題方入壇今歲皇上親郊該

科部給事中惠世揚奉命未任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聞而
陪祀之員或於事未協今有左路事中臣觀大中見科署
事慮否入壇陪祀謹題請旨查旨准照例陪祀

刑部左給事中左懋第詳察家封疏言奏疏發部有必當審
者有不必審者有可審於事先而不必審於事後者有當審
於今日而不必審於明日者知事聞兵机方且動於九天藏
於九地何可不審也如警報何邊寇擾某地靜動之情勝敗
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獻為堯各要審知之以便共圖脩禦
何必密也况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說言無端段揣轉甚
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藉口何可密也如制邊

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邊已安矣仍當使朝臣共知其
何策以安邊動賊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雖已平矣仍
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寇此可密於事先而不可密於
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
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殺人
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寔此當密於今日而不必
密於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
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惟密原為戰事事出
便後昭然所謂理本相成矣而不失其當也臣今日不言而
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固循沿為故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

能啟什製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
史何所取裁且謂塵箴錄緯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

兵科都給事中曾憲選南朝禮疏言臣等西三科輪直武職
門籍若遇開朝調取長安左右門守衛官收貯各衛門投到
門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中有不到者會同題奏此從來舊
例也臣今細察武職各衛門簿籍中有填註差病亦有止造
見任見或有差回病痊不填註者又有止填痰嗽不言註籍
者且有竟不移會直日該科者臣等每月彙題止據衛官繳
到前月門籍簿扇填註差病字樣恐假差參差有難稽察况
聖壽元旦諸大禮在通倍宜整肅伏祈勅下該部由鈔各衛

門嗣後凡有牙牌應朝奏官員務要明白註註一授長安門
一授直月該科若有差回病愈故違不填及以寒嗽混入希
圖安坐者臣科與直日該科指名奏奏廢朝禮肅而人心知

敬言

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請復接本之規疏言切照本章者臣
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委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
焉事奉皇也臣於去年親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
輪流接日當曉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雁行序立
挨次接領依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初入垣接事猶如故通
回機務設警發無定時於是六曹不復接本或早或暮但覓

會任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直房散與各垣夷役遂失當年
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備必令部堂一員親至垣中
畫本呈署小押所以防奸杜弊如此其嚴也况未到科之前
收授一憑下役豈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臣並有請者皇上
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本章無不朝上夕報亦自不
能即裁緣音皆或以事棘稍緩無妨徐發但非疏之人計日
而數費奏之使延頸以望時日稍稽安生揣揣當此中外多艱
正賴臣工是勉勿職倘因此而署位開因循之漸事涉生業
勝之端防患於微若憂溢大况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持之
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此大易所

以重行健而自強不息也並望採納施行得古各部司官接
本并部堂到科畫本原有舊規如何竟發着察議具奏據
紅本批發一范下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并議安奉來
本內敬心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尚寶司

尚寶司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初設符璽郎後改今名設卿
少卿丞職在禁苑守寶璽符牌印章而鞅其所用有事請於
內既事而藏之凡寶十曰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
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蓋夷曰天子信寶以調

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運勅符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前從臣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百司凡臺寶用宝從寶洗寶與印綬監俱凡扈衛侍衛各牌六號六以警直殿金牌之號五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以稽懸守凡銅牌之號一以稽卒凡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五以肅直衛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以給傳郵通制命

大學士張治尚寶司題記

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即後改曰尚寶司秩正

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正五品司丞
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登補丞者無常員列著左右
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為宮家傳
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告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勅
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
寶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
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
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
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
而後發為天子發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勳衛扈從及公侯駙

尚都督日擢錦衣當直則給金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龜者雲者以其官為差皇城金吾禁直五城直是則給金牌虎黃題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每大版封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庶臣以魚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階祀節制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鈎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鎮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鈎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為侍從至親近國初額以文學儒臣

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而補大
臣子弟奉持者乃得補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
曹省皆有題名而符司缺焉嘉靖丁未公宜東接嚴旨以太
常少卿領司事乃薨諸故牘自洪武而下迄於今得若干人
刻其姓名當里立石于長安之直廬以稽往而昭來也步張
子記之治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令于天下者也名者君子
所以信其行于後世者也人君之于寶則託官以守之者慎
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測於勳德者至遠也獨
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其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
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

刑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
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謂題名意也

明之各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
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費用寶三萬餘顆
歲終尚寶司奏進數目

職官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鑄牌上拜官則於尚寶領出
京及遠轉則祿還唐人百官隨身魚符一右一左左首進內
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宋賜命帶者例不佩魚性而廣賜佩為
之重金

各處巡撫總兵參將等官俱請渡馬或單馬或渡船或單船

符驗先候兵部題本得旨車駕司以手本送尚書司尚書司
又題本得旨然後給與勅各起送印證開領他日繳納又後
車駕司送尚書司彙繳

附載煎熬寶色法

大麻子油十八斤 一次下皂角四十五兩 二次下金毛
向來丸團 三次下白芨十八兩 四次下白礬九兩密陀
僧一兩八錢 黃丹一兩八錢 無名異九錢 茄香二兩
五次下蜜香二兩 地蓮衣二兩 甘松二兩 三奈二兩
茯苓香二兩 麝香五個

附載燒鑿記

弘治十三年七月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
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
里趙輪村沿河邊深冰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足受命
於天既受永昌八字皆有螭鈕其色洗白光彩異常原一寸
連鈕二寸方員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亮刻劃奇古殊
無瑕玷巡撫左都御史熊祉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置
該縣 equal 差官費進外謹具奏聞

天啟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民邢一泰於務谷庄東
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得一玉璽大如斗縣令何可及驗其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厚三尺餘重一百一十

而執之部察院副都史題旗河而程韶表謂曰蓋聖之不足
徵久矣今聖之出適在臣徑內道路喧噪流聞禁闈既不意
遂壅地下又不放私人間欲遣官恭進關庭跡涉貢楮非
臣謀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餐進之
皇上且无疎置之也謹先馳奏關候命進上昔者王孫園不
實玉珩齊威王不寶照東盡夷偏伯猶知尊賢瑾善極提史
冊况於聖明之朝全盛之世乎今之大臣如總憲郭元陳馮
從吾尚喜正紀盛以弘孫慎竹倚即曾于汴等憂國奉公白
首魁艾又有一斤不還之詞臣久翹不起之堂諫思皇多士
國之寶臣不能挽回天聽況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欽七十二

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家
慈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急為登進
玉璫志於清朝瑚璉資於明堂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
舜黃鑿夏禹玄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聞其真偽豈足

論哉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其不足重明矣蓋中所
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坂耕錄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軍
人毛志學銀五兩此弘治之所以為弘治也河南所報上令
責遣天子親御文華門並貯御前逆閣親忠賢手捧之混軒
頌示群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竊此天啟之所以為天啟

也程公一派坡浪千古矣丁酉六月曠書得中書謝從寧所
藏弘治時篆文又於廣東陳山人寓得天啟時璽文裝為一
冊記其事於後還谷記

中書科

中書科直房在午門外之西初中書省既置有舍人後並省
為科定中書舍人二十人無正貳印為資深者掌書誥勅冊符
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宣讀諸內府在奉宣諸路諸古今道集座
凡諸勅勅合籍以急就章為號凡諸勅之號曰仁曰十二支曰
文行忠信曰千字文以千號為滿滿則終

所與司天子詞命親王郡王并妃初膺封號合受金銀冊則

書之白柳王以下至奉國中封白王夫人以下知君命給誥
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受封爵命給鐵券凡勅戒內外文武
官應給勅命誥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
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諸令朝賀定擬二
員文華殿專寫侍班凡會試一員入場執掌試卷日給大官
酒饌與翰林院官坊尚寶司六科同為侍從之臣諸司無不
並者其地專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修書成後
恩典者乃得之監生生儒雖有勳勞大臣暨官僚講官有子
孫宜承膺叙奉持旨者乃得之至文華殿門東房別設中書
舍人以直職專奉旨書寫書簿等項武英殿門西房別設中

書令人分直職事表音寫篆冊寶圖書等項內閣諸勅制勅
二房中書不屬中書科

天順六年九月中書令人楊貴芳言當時諸勅勅合字號因
主明體字逆封用文行忠信字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禮智
字三品以下用十十字新製武官諸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
續編用十字文永樂三年十一月內以武官諸命二十八宿
字編直讀中書令人尚善奏請同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解縉等編用百家姓編表音惟用漢急就章字入文官
三品以下諸勅十十字號俱已編盡乞仍翰林院別取他字
編號庶無重復上命用十二文字編之

山外文武官廳給給勅俱於翰林院領寫其新製武官給勅
自有議定格式請繕給俱從兵部徑自送黃旗寫

王府給勅親如王保用冊惟親郡王生母封夫人者仍給給
命宣風如舊製鎮國將軍及夫人用玉軸輔國將軍及夫人
犀軸奉國將軍及夫人鎮國中尉及夫人俱金軸輔國中尉
及宣人奉國中尉及安人俱角軸郡主及郡主儀賓犀軸縣
主及縣主儀賓鄉君及鄉君儀賓俱角軸

文武官給勅軸舊製官一品雲鶴錦夫人雲鶴錦俱玉軸二
品獅子夫人瀉瀉俱犀軸三品四品瑞荷夫人夫人芙蓉俱
金軸五品瑞草宣人四字花俱角軸六品七品安人孺人俱

蔡花為太軸及八品九品官同文用玉著篆武用柳葉篆品
紙花樣引首同新製武官諸軸一品至七品俱陸中蔡花引
首林金軸仍用柳葉篆文今兼用之

石氏外集曰中書舍人以進士起家為此書有官而無署其
俗謂中書科者乃因與六科聯署而借言之實文格篆疑不
入此字也其職素惟用室之時同守御侯事蓋而是政府之
遺法其他引班等職則以補科臣不足亦以候署而及之耳
純無錫寫之職其以遷入制勅房者為進士者為之今止以
待舉人之高選其職為草或臣誥命贈冊誥勅諭祭文此外
制也亦不與錫寫其餘兩房之館文章幾則以繕寫為職而

武英殿辦事及書有仁智殿辦事則且及於畫印古之書畫
學又不持繕寫也至於資入而殿者則借以帶御寶無職掌
也銜皆可離事蓋在辦事不在中書也以中書多滿而為兩
殿中書耳而殿資深者亦有較理書籍之名書不在殿何以
得較此欲文其名而失實也

附載

唐最重詩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
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
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

唐制非官之日即給告身其人先輸朱牒綾袖價錢方准書

錄助今之誥勅也宋之制亦庶每至宣詠誥告領院演繹詞
頭以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明初非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陞遷止奉戎命吏部給
書旨意移以咨割以為憑據至考滿革恩方給誥勅以獎其
成

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勅請室為言者所糾然唐制
皆名手書如顏魯公自書告身朱臣川一人而顏魯公徐奉
海俱為之喜巨川賴此以傳至宋即嘗割者書字兼真行草
得歐籀便奉為寶

崇禎元年上諭近來誥勅文字繁稱道情殊為乖体以後撰

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取

光祿司

光祿寺在皇城東華門內初為宣徽院尚食尚醴二局繼改光祿寺掌祭饗宴勞酒醴膳羞之事稱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里酌以聽於禮部凡祭祀請時牲進飲福酒昨凡荐新供品物凡喪羞供祭物凡牲菓嘉蔬時上林苑供不給而諸民視時倍十加一凡市直季夫凡供獻果鮮厨科省受之凡器皿務正部言家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改凡宴侍者喪貢使差其等供之凡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其屬四署曰大官曰珍羞良醴掌醴司牲司牧二局隸焉

元人工樛云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典卿漢官也應劭云
光祿祿爵勲功也言光祿典即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故曰光祿勲即中令秦始置掌宮殿門戶及諸郎在
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今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膳
許左丞撰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畧與金同法
武元年正月初八日諭今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供用物
件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知肉果之數及諸項物
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辦酒酒要一百十文隨
物貴賤每加一分賣物之人照依時估多取十文利息
宣德五年二月行在光祿寺廚士告言光祿竊減外夷供給

之弊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諭禮曰先祿寺之弊不止此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比聞擅自增減慮給之人率不得能得者率非慮給之人惟虛立案贖掩人耳目宜完治之因竊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政華元殺羊車士羊料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吳共飲士心感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繫非輕

正統二年諭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官揭帖絡音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宮姓名尚膳監如數還之不足即以奏聞敕院瞞扶同者悉坐以罪復勅宮中六尚司知之

寺中額設銀二十四萬先時止用銀十二萬餘至正嘉靖用

至三十六萬緡緡不足嘉靖中厨役用四十一百名一日傳
聞臣面諭曰今無諭祖宗時兩宮大分盡省九嬪僅十餘宮
中罷宰設二十年矣英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謝者十壇供
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聞臣對祖
宗時先祿寺除米豆品界外徵膳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後
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嘉年續有餘剩後加添至四十
萬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另費之弊
有四一傳收錢楮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偽
一由外各衙門開支酒錢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

而酒飯尚支音一門禁不嚴下人浸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
器數多臣查得會典內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
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上用諸物
某日於光祿寺取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
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為查後
舊規則諸弊可並矣乃切責該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稽該寺
支費進覽

崇禎十五年三月光祿寺揭報

皇膳每日三十六兩每月一十四十六兩厨科在外又菓房
宦露飲用粳米老米黍米在外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每

每月三百二十五兩厨料二十五兩八錢懿安皇后同水苑
貴妃坤坤貴妃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四兩皇太子膳并厨
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定王永王兩宮每月各一百二
十兩

光祿寺每月冊奏一切內外諸費約用二萬餘兩此余在戶
垣據先祿揭報之數

附載

神宗朝宮膳皇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先祿錢俸彼時內臣甚
富皆令流輪倍舞以華侈相勝又收買香奩玉器侑樂謂之
孝順上惟歲時賞賜而已至崇禎禁止一日飲食未糖肉臣

奏令御膳監製進士厨一料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上以
銀三錢令赴市價之酒更沽一盃至上分給各皇子公主笑
曰此寧煩八兩耶

正德中鄭宗仁以太僕卿調光祿卿凡供慮俱照弘治初年
例日省百金上幸光祿寺樓呼之為前儉管家